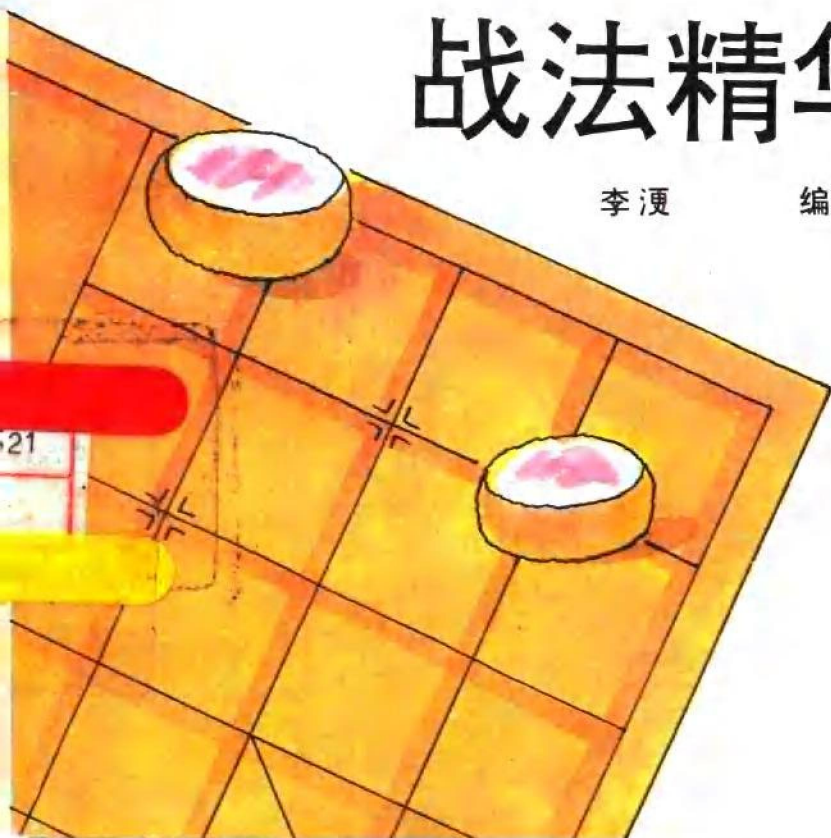


象棋战法
丛书



战法精华

李洩 编著



G889.621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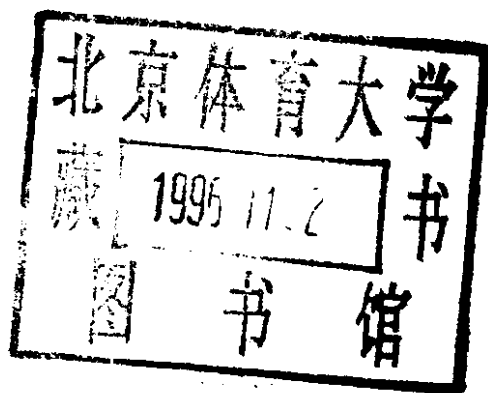
391307

●象棋战法丛书●

炮马兵战法精华

李 湏 编著

Ty/2/1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北体大 B00064010

702100

〔京〕新登字 146 号

责任编辑：董英双

责任校对：青 山

责任印制：长 立

炮马兵战法精华

李 湏 编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圆明园东路 邮编：100084)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3209 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125 定价：8.30 元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41501—49500 册

ISBN 7—81003—937—7/G·718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言

“马后炮”一词，早已是人们的常用语了。“马后炮”是炮马联杀的主要战术，是厉害而精彩的绝杀。它给人以奇妙有趣的感受，故此“马后炮”一词才会成为日常的形容用语而为人们所接受，同时也表明了象棋是深受人们喜爱并广泛流传的高尚的 cultural 娱乐活动。

炮马联攻有兵卒配合，是中、残棋阶段的有机的战术联合体；炮马兵联攻，如同是一个独立兵团作战，它能使棋局产生动态万千、生动活泼的局面，从而引人入胜。炮马兵中、残局势是人们极感兴趣的棋局。

象棋对局，双方力争主动权，为免失先，兑车是常见的现象，经常出现无车的中局、残局，这时，炮马及炮马兵的联合运用就十分重要了。

本书整理、汇编了共 254 局炮马及炮马兵的中、残棋局。以实用为主要精神，有的取材于实战，有的取材于古谱或残、排局中的炮马兵杀势，后面编入与任云棋友合作的炮马兵类型的实用排局，聊备一格；为

了学习象棋高手的实战经验,最后编入特级象棋大师及国手们的炮马兵的实战对局,加以详解,以供鉴赏;还有一些过去发表过的有错的棋局,修改后选择编入;同时对象棋历史——炮、马、兵象棋子形成的军事历史背景,作了一些棋史性探讨,以供某些有棋史雅兴者欣赏和参考。希望本专集能够提示一些炮马及炮马兵联用的战术规律,同时又能提供一些赏玩的乐趣。

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尚望鉴谅与指正。

李 浚

目 录

象棋谱读法	(1)
第一章 炮马兵棋子的由来	(4)
第二章 炮马兵残棋精编	(12)
第一节 短兵相接 速战速决(1—93局)	(12)
第二节 兵卒先锋 炮马联攻(94—121局)	(76)
第三节 炮马兵劣势下谋和(122—129局)	(107)
第三章 炮马兵实用排局(130—150局)	(115)
第四章 炮马兵实战中、残局鉴赏(151—254局)	(131)

象棋谱读法

为了帮助初学者阅读棋书及试演着法，特将怎样读象棋着法，讲解如下：

一、棋 盘

象棋盘由九条竖线和十条横线所组成。以棋盘上的竖线进行的编号法是目前仍在通行的象棋着法记录法的依据。

棋盘竖线编号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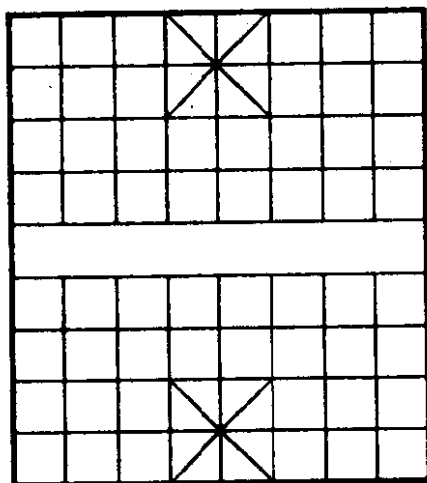
红、黑双方各自由右至左
编号：

红方为：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

黑方为：1、2、3、4、5、6、7、
8、9。

棋盘上的竖线编号是行棋的主要依据，不可不知。但要注意，红方的一号线是黑方的9号线；红方的二号线是黑方的8号线；只有两个5号线，因都是中线，所以编号的序号是相同的。

1 2 3 4 5 6 7 8 9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二、中国象棋棋子的运行方式(行棋)

中国象棋棋子的运行方式不外是进、退、平三种方式。但要注意不同兵种的行棋方式,这就是棋谚所说的:马走“日”、象走“田”、炮打隔“山”,车走“一溜烟”等等。

三、中国象棋棋子分类

中国象棋棋子分直行兵种与斜行兵种两类:直行兵种有车、炮、兵(卒)、帅(将);斜行兵种有马、象(相)、士(仕)。

四、直、斜行兵种行棋方式

直行兵种行棋有进、退、平;而斜行兵种行棋只有进或退,而无平移行动。

五、每一步着法的表述方式

每一步着法都用四个字来表明行棋由此到彼的位置变化。例如:炮二平五,第一个字是表明兵种名称(炮),第二个字是指该兵种在行棋前所处的位置是在第几号编线上(二),第三个字是表明该棋子前进、后退或是平移(平)的方式,第四个字是表明该棋到第几号线上(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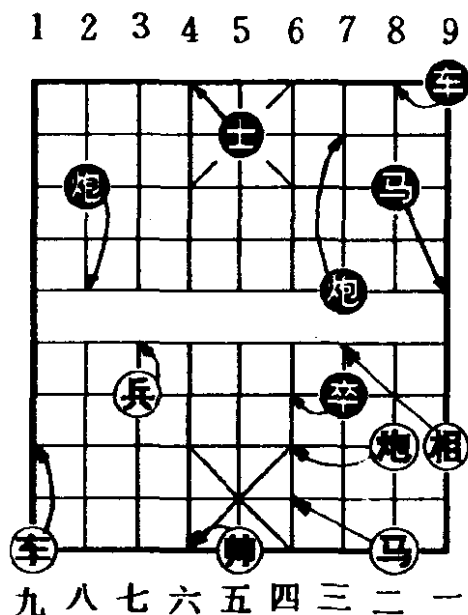
六、直、斜行棋的行棋区别

直行兵种行棋的进或退,是指该棋子前进或后退几格,而斜行兵种的进或退,则是指该棋子由几号线斜行(进或退)到第几号线上,这是必须注意区别的,否则便不易看懂。例如:“炮二进四”与“马二进四”不同,前者(炮)是直行兵种,是表明二线上的炮前进四格;而后者(马)是斜行兵种,是指在二线上的马,斜行一个“日”字格,进到第四号线上。退亦相同,依此类推,其它的直行兵种与斜行兵种的行棋着法,亦如此区别。

七、图解举例

红方:炮二平五、相一进三、马二进四、车九进二、帅五平六、兵七进一。

黑方:马8进9、炮2进2、车9平8、炮7退3、士5退4、卒7平6。



第一章

炮马兵棋子的由来

象棋的起源,尽管是众说纷纭,但象棋起源于战争,是象征战争的棋戏,这一论点已是定而无疑,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了。

象棋的起源说,举如:宋代晁补之所撰《广象戏格·序》说:“象戏兵戏也,黄帝之战驱猛兽以为阵,象,兽之雄也,故戏兵以象戏名之。”又,明代谢在杭所著《五杂俎》中说:“象戏,相传为周武伐纣时作,即不然,亦战国兵家者之流,盖彼时犹重车战也。”再如《潜确居类说》中亦说:“雍门周谓孟尝君:‘足下燕居,则斗象棋’,亦战国之事也。盖战国用兵,故时人用战争之象为棋势也。”

象棋既然源于战争之象,研究一下古代战争的兵种,则象棋的兵种棋子的由来也就清楚了。

象棋在兑光了车的残棋中,以炮马兵的联合作战体之战术变化最多,也最精彩,且弈者感到操纵自如,得心应手,兴味最浓。就炮、马、兵这三个兵种的出现次序来说,应该是兵(卒)、马(骑兵)、炮(石机、石炮)。

一、兵(卒)

古代作战,虽然在部落酋长指挥下的徒步格斗的战士也可视为兵卒性质,但作为一个战术组合体的步兵编制的出现,并应用于战役中的战场上,这也是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的。我国古代春秋时期的战争,是用战车作战的,这点,史有明文记载。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城濮之战”中,晋国出动各种战车七百乘。当时的军队里,也编有步兵。所以,《左传》记载着:“城濮之战”中,晋军俘虏楚军步卒千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

春秋时期的战争是车战(车音“居”战车);春秋时期的军队的主体是车兵(甲士)。这时期的军队中的兵卒,是隶属于战车编队的,称为“隶属步兵”。当时只称作“徒”,其成员基本上就是奴隶。奴隶身份是没有人权的,因此被轻视,在史书上极少记载。兵卒的战斗情形,是“车驰卒奔”,即在进攻时,步卒紧随着疾驰的战车前进接敌。在晋、楚交兵的战役——“泌之战”中,在两军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楚将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拒,是方阵,右拒就是右方阵。楚将工尹齐是想加强左拒军去追击晋的下军,以扩大战果,又怕因削弱了右翼(拒)而给敌主力以可乘之机,使战局发生逆转,于是只调动右拒的步卒前去左拒增援,而右拒的战车则仍保持原队形掩护中军与晋国的上军对战,以求两全。像这样的交战的情形,多么像象棋交战中的战略战术啊!当晋军战败,其上军急须撤退时,则又是“殿其卒而退”,也就是说,晋国的上军以其兵卒殿后,以掩护主力战车的撤退。不仅如此,在行军停留或驻扎时,用战

车环绕四周，成为营寨，步卒又是最辛苦、最忙碌的，栖身于战车之下，甚至露宿，其艰辛可想而知。这样，战争中的兵卒，冲锋在前，撤退时担当掩护在后，勇于牺牲以换取大的作用及胜利的这些特点，便决定了象征战斗的象棋中，兵、卒棋子的功能及特性。这一点，当是定而无疑的了。

步兵部队，也就是“建制步兵”，开始是从春秋初期华夏诸国对西、北方戎狄族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戎狄族居住在山区，善于步兵作战，对华夏平原诸国有很大威胁，他们常以步卒偷袭、抢掠，战车追来，便逃上山，而山区是极不利于战车行动的，所以，与戎狄接壤的晋军中后来编有戎狄族的步兵部队。（见《左传·成公二年》）

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41年）晋国的将军魏舒，在战役中“毁车以为行”，即改车兵为步兵部队。从此，一个崭新的兵种——步兵部队，在战场上以高度的机动性和密集的战斗队形，向陈腐的车战队伍挑战，轻装执锐的兵卒们把那些高踞于战车之上的贵族甲士纷纷打败杀却，从此，以车战为主的战争逐渐演变为以步战为主了。

战国时期，步兵的名称很多，据《史记·苏秦列传》所载，仅魏国有“武士”、“苍头”、“奋击”、“厮徒”等名称。《荀子·议兵》所记：齐称“技击”，魏称“武卒”，秦称“锐士”，这些名称都包含着“搏斗”、“勇士”的内容。比较通称的则仍是“卒”，古体的“卒”字，上面是“衣”，下面是“十”，其意思大概是身穿“兵”、“卒”号衣的执戈人的形象。号衣即有识别标记“章”或“徽”的军服（见《墨子·旗帜篇》）。这个古体“卒”字，在清代印版的象棋古谱《心武残篇》中的王昶序文中依然存在，笔者曾予考订（原“十”字误为“一”字）并改为今字。（序文注释发表于《象

棋》1989/5期。并见拙著改编注释本《心武残篇》象棋谱，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

我国古代，这么古远就有了兵卒出现在战争中，则创制象征战争的象棋中，必然会有兵卒了。我们考察一下古代兵卒在战争中的性能、特点及作用，发现竟然与象棋中的兵卒的特点、性能惊人地近似！至今人们仍然常用“舍卒保车”这一成语，这不正是兵卒在古代战争中的勇于牺牲的战争性能的体现吗？

二、马(骑兵)

象棋中的“马”，反映了骑兵部队在战争中的应用，这大概是一致公认的了。

我国远古时期的马用来驾车，不单骑，到春秋末期才有了骑马的风气。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有：“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的句子；襄公二十六年（前624年）记有“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句；又，《管子·小匡》记有：“中救晋公，禽狄王，而骑寇始服”之句，这是描述骑兵与狄人作战的，救晋公，擒获了狄王。一般认为，华夏之骑术自此开始，到战国的初期而大盛，独立骑兵的运用则是著名的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至公元前298年在位）创始的。据《史记·赵世家》载：王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事件。“胡服”是少数民族的短衣，利于骑射。据明末学者顾炎武（1613—1682年）分析认为，赵武灵王主要是变胡服，倡骑兵部队，骑射利于山地作战，是早已开始了的。

象棋中的“马”走“日”字格，有战场上左冲右突，前后灵活

之状。清代《百局象棋谱》编者三乐居士《序》中说：“兵只上前而有进无退之志；马行曲折，有盘旋顾复之神，……”。

据唐代中期宰相牛僧孺(779—847年)所著神话怪异小说《玄怪录》补遗第六篇“岑顺”篇所描述，唐宝应元年曾挖掘一古墓，出土有立体象形的象棋子，“皆金铜成形”。在描述象征两军交战的象棋子着法时，说“马”的着法是“天马斜飞度三止”，这一着法是斜走至第三格——一个“日”字格，与今日的象棋包括国际象棋中的“马”的着法是一样的。据记载，英国伦敦博物馆收藏有一木质马头，其雕刻的形状、重心稳定等情况，都像是中国古代的象棋子。

马(骑兵)曾在古战场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象棋中，“马”的重要性也是举足轻重的，特别是在残棋阶段，炮马兵联攻的情况下，“马”的重大作用就更是尤为鲜明。

三、炮(砲、机发石)

“炮”的古体字是以“石”、“马”“交”三字组成的。这是因为现代炮的祖先是“机发石”，就是用机械原理弹射石块以打击敌人。据《文选》晋·潘岳(安仁)“闲居赋”注及三国时张晏《西汉书昔释》载：《范蠡兵法》有“飞石重二十斤，为机发，行三百步”之语。范蠡字少伯，春秋时楚宛人，是越王勾践的大夫，越王勾践即位于公元前496年，可见，“机发石”简称“机石”这一战具，早在春秋时候已有了。古代称发礮(砲)石的车为“礮(砲)车”或“霹雳车”，见于《宗史·太祖记》：“二月丙寅，幸飞山营，开礮(砲)车。”发射礮石的士兵称为“礮(砲)手”，见于《辽史·圣宗纪》：(统和四年)“诏南京留守休哥遣砲手西助斜

轸。”“砲石”也叫“抛石”，“砲车”也叫“抛车”(见《辞源》)。

我国这么早便有了“砲石”这一武器及“砲手”这一兵种，就不能不反映到象征战争的象棋中去的。当然，开始作为棋子名称来说，它不一定叫做“砲”，可能会叫做“抛石机”、“石机”、“机发石”、“机石”、“石”等等名称，其棋子的功用是必然近似于当今象棋中的“炮”的。

象棋子中的“炮”，是随着炮本身的进化而改变的。最初的棋子炮可能叫“石机”，后来古象棋子中的炮是石、马、交三字组成的“礲”字，这种棋子图案在古象棋谱原版本中仍能见到。后来，棋子炮是“石”和“包”所组成的“砲”，这种字的象棋子至今仍然可以见到。至于现在通用的“炮”字，是火炮发明以后才出现的，象棋子也随之改为“炮”了。

据《中国兵器史稿》说，唐代已有了铜制的火炮。然而《辞源》说：南宋时，元人用火炮攻襄阳(载于《元史·方伎》)乃是我国正史著录战争中用火炮之始。为此，笔者查阅了比宋代要早的《五代史》，在路振的《九国志》卷二有一段文字：“天祐(三年)……攻豫章，(郑)璠以所部飞机发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这是全世界最早使用火炮的正史记载，当时是唐哀帝(李祝)天祐三年。火炮之出现，对于棋子中的石砲改为火炮也是先后为期不远的。

棋史学家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棋史内容，到目前为止，一直认为唐代象棋无砲，同时对于元代僧人念常所记述的唐宰相牛僧孺改制象棋，“加砲代之为机矣”的“机”字，一直因不理解而认为是个错字，在国内外的棋报、棋刊上，不少棋史学家或写棋史文章的人在引用这段文字时，都是将“机”字改为“棋”字，比较谨慎点的，则将“机”字后边，用括号加一(棋)字。

笔者研究认为，这“机”字不是错字，而是有漏字，“机”应是“石机”或“机石”，即漏刻一个“石”字。依僧人念常的原文是：

“唐文宗开成己未年。条·制象棋”

“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国牛僧孺用车、马、士、卒，加炮代之为机矣。”（见《续藏经·历代佛祖通载·卷二十二》292页）

《玄怪录》一书中，牛僧孺是以象棋子拟人形交战以描述怪异的。文中提到车、马、将、卒，还提到有矢、石。

“矢”是“弩”发射的箭，是骑兵和步兵共有的武器装备之一。《古史考》说：“黄帝作弩”，但这缺乏证据，不可信。据《中国兵器史稿》说：弩发明在殷商以前。在《文物》杂志1964/6期上，作者高至喜据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的情况，认为弩是楚民所造，战国中期已有比较进步的铜弩机了。

“矢”是可以作为象征战争的象棋子的，直到宋代宰相司马光创制“七国象棋”时，仍保留有“弓”“弩”这两个兵种棋子就是证明。“矢”与“士”同音，“矢”是箭头，是能够射向四面八方的，则其着法应与国际象棋中的“后”一样，以后在改革过程中，很可能将“矢”改革为专司保卫主帅的士，后又改为仕——当做宫女而局限于宫城中了。现在的象棋子“仕”与“士”并用，以示区别。

“抛石机”“机石”是早期炮的前身。“加炮代之为机（棋）矣”或直接写成“加炮代之为棋矣”，在语法上都是不通的：本来就是棋，为何要加炮才“代之为棋”呢？况且繁体字的“机”字与“棋”字相差甚多，不会写错或印错的。所以，这里的“机”字不是错字，而可能是在其前或其后漏掉一个“石”字。依念常的原文，应该是：“……加炮代之为石机矣。”或“……加炮代之为

机石矣。”这样就顺理成章了。也就是说，唐代象棋是机发石的“石”或“石机”“机石”的，后来在改制过程中，将“石机”改成为“砲”和“炮”，并确定了棋子的数量及着法、功能，从而演变并定型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象棋中的“炮”了。

此外，元代僧人念常在佛教经典著作中记有“制象棋”的条目，自然是有原故和有依据的。元代距今已七百多年，其间经历过无数的战乱与灾异，亡佚的古籍和史料无数，念常当时用以考证作为著述依据的史籍，很可能后来也亡佚了。所以后人不易理解他所记述的唐代的象棋。关于笔者认为唐代象棋有“石”、“石机”、“机石”之类有类似“炮”的棋子的论点，已经发表于国家体委的《体育文史》杂志 1986 年第 3 期，及以短文发表于《新体育》杂志 1988 年第 7 期，这里就不赘述了。

象棋的创造发明，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残局阶段，炮、马兵组成联合战斗体，相当于一个独立兵团作战，集炮、马、兵三个兵种之特长于一体，忽而是炮马协同作战；忽而是炮兵协同作战；忽而是马兵协同作战；进而是炮马兵联合作战，动态万千，精妙纷呈，令人荡气回肠，陶醉颠倒，大过棋瘾。其艺术享受之欢畅，局外人是难以体会到的，然而同好们却是会有同感的吧。